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

巧藝部

射御

矢感繇茨管子羿有以｜｜｜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注感謂深得其妙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管子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調和而堅守之管子羿古之善射者也｜｜其弓矢｜｜｜｜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御夫晏子不樂治人

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

駕八　晏子夫||圃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眾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

選射　晏子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夫勇力士與之圖國

射蜻蛉拂左翼　尸子荊莊王命養由基|||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馬王大喜

措盃肘上　列子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水其||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猶象人　見上

不射之射　見上

連雙鶬於青雲之際　列子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

滿[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illegible]用心專動手均也

後鏃中前括 列子

子輿曰吾笑龍之給孔穿言善射者能令｜｜｜｜｜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

矢來注眸子而眶不

不睫盡矢之勢也按龍公孫龍

睫 上見 鈞後於前盡矢之勢 上見 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列子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

曰來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邱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棘刺端

扞矢（見上）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

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

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閒|||||而||||||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得銜應轡得轡應手得手應心 上見

二十四蹄所投無差 上見

輪外無轍蹄外無地 上見

知所以中

列子列子學射中矣請子關尹子尹子曰子|子之|||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

亦皆如之**中央者中地**莊子遊於羿之彀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前期而中**莊子射者非||||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韓非子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有度難無度易**韓非子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而||||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恣欲於馬**韓非子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

丨怒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千里之迹韓非子王子於期為宋君為丨丨丨丨巳駕察手吻文且

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驅前輪中繩引却馬掩迹見上旁出

韓非子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錣在後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丨丨造

父過而為之泣涕服射服馭荀子羿蠭門者善丨丨者也王良造父者善丨丨者也注蠭門即逢

蒙蠭門見上射遠中微及速致遠荀子人主欲得善射丨丨丨丨則莫若羿蠭門

矣欲得善馭丨丨丨丨則莫若王良造父矣不世中荀子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丨丨丨不能

以撥弓曲矢中荀子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王良造父者天下之善

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見上空石中人荀子

丨丨之丨有丨馬其名曰觙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閒居靜思則通

不窮其馬

荀子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之子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服入廐定公越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丨丨丨丨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按呂氏春秋顏淵作顏闔

求馬不已

見上

車輕馬利

呂氏春秋御者反諸己則丨丨丨丨致遠復食而不倦

射招

呂氏春秋萬人操弓共丨其一丨招

無不中注招埻的也

中石飲羽

呂氏春秋養由基射虎｜｜矢乃｜｜誠乎虎也

威馬

呂氏春秋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谿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

輕任新節

呂氏春秋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欲走不得故致千里

招欲中小獸欲中大

呂氏春秋射｜者｜其｜｜也射｜者｜其｜｜也

荊廷白猨

呂氏春秋｜｜嘗有神｜｜荊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荊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猨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

先中中之

見上

夢秋駕

呂氏春秋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受｜｜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敎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

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

儀豪失牆

呂氏春秋今夫射者丨丨而丨丨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

攝其一靷適之

呂氏春秋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靷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丨丨丨丨丨丨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曰鄉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

馮夷大丙御

淮南子昔者丨丨丨丨之丨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鶩恍惚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抮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鑰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

有儀表之度

淮南子善射者丨丨丨丨丨如工匠有規矩之數

調手調馬

淮南子馳者不貪最先不恐獨後緩急丨乎丨御心丨乎丨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乎數而不在乎欲也注馳音咒競驅也

貫兕甲徑革盾

淮南子夫括淇衛箘簬戴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而｜於｜｜｜矣

教儀生儀 淮南子射者數發不中人｜之以｜則喜矣又況｜｜者乎

射遠貫牢 淮南子夫矢之所以｜｜｜｜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心也

中的剖微 見上

駗欲馳服欲步 淮南子｜｜｜｜｜帶不厭銜鉤不厭故處地宜也

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戰國策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容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按史記作前功盡息

支左屈右 見上

示人以難 戰國策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

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也

挾彈攝丸

戰國策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右｜｜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遊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鰋鯉仰齧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鶬鴰

修其碆盧治其矰繳上見

虛發下鳥

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而｜｜｜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

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

戰國策諺曰｜｜｜｜｜｜｜｜｜｜以古制今者

不達事之變

達胸掩心

戰國策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近者｜｜

重射

史記孫子傳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注重射好射也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

逐射

上見

臨質

上見

世世受射

史記李將軍傳廣家｜｜｜｜

射雕者

史記李將軍傳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也

中

石沒鏃 史記李將軍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猨臂善射 史記李將軍傳廣為人長｜｜其｜｜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竟死

射闊狹以飲 見上

專以射為戲 見上

應弦而倒 史記李將軍傳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内度不中不發發即｜｜｜

微矰繳 史記司馬相如傳｜｜｜出｜｜施

射禽獸給食 史記大宛傳堂邑父故遇人善射窮急｜｜｜｜

人馬相得 漢書王褒傳膺人之御駑馬必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㘅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也

傷吻敝策 見上

執靶附輿

見上追電逐風見上游睇猨號漢書敘傳養｜｜而｜｜兮李虎發而石開注師古曰養養由基也游睇流眄也李李廣也

虎發石開見上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後漢書陳敬王羨傳寵善弩射｜｜｜｜｜｜｜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國人穀聞王善射不能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按寵敬王羨曾孫

一發正中

戟支後漢書呂布傳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元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

鬭布即｜｜｜｜｜｜璽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

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 魏志武帝紀注魏書曰太祖嘗於南皮｜｜｜｜｜｜｜

弓燥手柔草淺獸肥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獲麞鹿九雉兔三十

要狡獸截輕禽 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若夫馳平原赴豐草｜｜｜｜｜使弓不虛發所中必洞斷則妙矣

貫手著棼 吳志太史慈傳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裹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圍外萬人莫不稱善

左右射 晉書汝南惠王逖傳後逖之留孫勲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爲子及壯便弓馬能｜｜｜

不足盡卿才有如此射 晉書魏舒傳爲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

人不足以舒滿數觚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觚謝而歎曰吾之｜｜以｜｜｜｜｜｜矣

鐵厚一寸射而洞之 晉書劉曜載記雄武過人｜｜｜｜｜｜｜｜於時號為神射

一發中刀環 晉書慕容翰載記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遥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里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情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便｜｜｜追騎乃散

破的當以鼓吹相賞 宋書樂志謝尚為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咨事翼與尚射曰卿若｜｜｜｜｜｜｜尚射破的便以其副鼓吹給之

振轡長驅 宋書劉懷慎傳子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

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鞶進止甚有容狀

海鵠羣翔折翅而下

齊書垣榮祖傳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

阿五仰籍天威

齊書武陵王家傳世祖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王獨不召王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王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嶷曰||||常日不爾今可謂||||帝意乃釋後於華林賭射上敕王疊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

六箭五破一皮

見上

吟猿落雁

梁書元帝紀騎則逐日追風弓則||||

鹿麑弦輒斃

梁書曹景宗傳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嘗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無還騎趁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以此為樂

拓弓弦作霹靂聲

梁書曹景宗傳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

十騎｜｜｜｜｜｜｜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逐麞數肋射之見上**耳後風生鼻頭出火**見上

撫弦貫的梁書康絢傳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宦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觀者悅之

引弓再發中口入腹陳書褚玠傳玠剛毅有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有猛虎玠｜｜射之｜｜皆｜｜｜｜俄而虎斃

摘梅帖烏珠上發必命中南史柳惲傳嘗與瑯琊王瞻博射嫌其皮瀾乃｜｜｜｜｜之｜｜｜｜｜觀者驚駭

烏飛何關人事南史齊宗室曲江公遙欣傳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烏無

不應弦墜落適欲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丨自空中翔丨丨丨丨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

百步射蔗　南史齊宜都王鏗傳彌善射常以堋的大濶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射師　南史阮佃夫傳揚運長寧城懷安人素善射為丨丨

引空弓而落飛鳥　魏書始祖神元帝紀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魏景元二年也文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為魏賓之冠聘問交市往來不絕魏人奉遺金帛繒絮歲以萬計始祖與鄰國交接篤信推誠不為僑伏以要一時之利寬恕任真而遐邇歸仰魏晉禪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邁帝以父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四十八年帝至自晉五十六年帝復如晉其年冬還國晉遣帝錦罽繒綵綿絹諸物咸出豐厚車牛百乘行達并州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帝為人雄異恐為後患乃密啟晉帝請留

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瓘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於是國之執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瓘貨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聞帝歸大悅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謂諸大人曰我為汝曹取之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絕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國諸子習本淳樸咸以為然且離間素行乃謀危害並先馳還始祖問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是以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願察之

仰射山峰出三十餘丈 魏書文成帝紀靈邱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官｜｜｜｜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

射鵰｜山｜｜｜｜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

都將 魏書宗室幹傳幹機悟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即位拜內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

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鳴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鳴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鳴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單中於是號曰｜｜｜｜

五歲射雀 魏書河南王曜傳｜｜害｜｜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歎馬及長武藝絕人

馳馬立射五的 魏書射地干傳地干機悟有才藝｜｜｜｜｜｜｜時人莫能及

矢不虛發 魏書豆代田傳豆代田代人也太宗時以善騎射為內細射從攻虎牢詔代田登樓射賊｜｜｜｜

大鳥旋轉而下 北齊書斛律光傳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為都督世祖為世子引為親信都督稍遷征西將軍累加衛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至地乃大鵰也世

宗取而觀之深壯異馬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

麗龜達腋北齊書斛律羨傳羨及光並少工騎射其父毋日令其出畋還即較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答云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凡遠矣聞者咸服其言

不書箭北齊書王晞傳百官當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北齊書綦顯傳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親幸莊帝出獵｜｜之｜｜｜｜｜

正中獸鼻北齊書元景安傳肅宗曾與羣臣於西園讌射文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帝嗟賞稱善特賚馬兩匹玉

帛雜物又加常等

一團射馬鹿十五頭 周書齊王憲子貴傳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丨丨之中手丨野丨及丨丨有丨丨

一發中雙鳧 周書賀拔勝傳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於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

百步懸莎七發五中 周書豆盧寧傳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州相與肄射乃於丨丨丨丨丨草以射之丨丨丨丨定服其能贈遺甚厚

熊渠不能獨擅其美 周書李遠傳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丨丨之名丨丨丨丨丨

羊車小史

隋書禮儀志羊車一名輦其上如軺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數人引之時名｜｜｜

箭為第一

隋書楊素傳上賜王公以下射素｜｜｜｜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

一發雙貫

隋書長孫晟傳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而｜｜焉

發皆入鹿

隋書長孫晟傳尋以染干為意利彌豆啟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啟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鏃｜｜｜｜啟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

請射行中第三者

隋書史萬歲傳尉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雁飛來萬歲謂士彥曰｜｜｜｜｜｜｜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鑄銀童勒背序其射工

北史魏宗室順傳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一｜｜足蹈金蓮手持劃炙遂｜｜上｜｜｜｜

彈桐葉常出一孔

北史李元忠傳甚工彈｜｜｜｜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

一發貫二兔

舊唐書代宗紀上畋於苑中矢｜｜｜｜｜從臣皆賀

射孔雀屏

舊唐書高祖太穆皇后竇氏傳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

洞五重

舊唐書薛仁貴傳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

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祖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

五善三侯

舊唐書許景先傳開元初每年賜射節級賜物屬年儉甚費府庫景先奏曰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丨丨丨之容頎失丨丨丨之禮

鷂子

舊唐書畢師鐸傳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為盜相與陷曹鄆荆襄師鐸善騎射其徒目為丨丨

上射次射下射

唐書禮樂志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丨丨達右耳本為丨丨左髀達於右䯚為丨丨

左方右方

唐書禮樂志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丨右曰丨丨注留謂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

筈不虛彀

唐書霍王元軌傳常從獵遇犀豕帝使射之丨丨丨丨豕為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

定天山

唐書薛仁貴傳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

三人於是敵氣懾皆降轉討磧北餘衆擒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壯士長歌入漢關

射白鷺中目 唐書石雄傳水次見白鷺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威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

落雕侍御 唐書高駢傳事朱叔明為司馬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衆大驚號｜｜｜

掛針立鞭 五代史唐本紀李克用在達靼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於木或｜馬｜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為神

以錢為的 宋史陳堯咨傳工隸書善射嘗｜｜｜｜一發貫其中

竝貫三鳥 宋史范廷召傳善騎射嘗出獵有羣烏飛過廷召發矢竝貫其三觀者駭異

令

眉間插花 宋史种朴傳河南蕃部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為賊所殺羌乘勝追北師還過隘壅迮不得行偏將王舜

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言曰吾｜先行者｜｜｜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瞠眙莫敢前舜臣因得整衆須臾羌復來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踰隘

中面 **貫背** 見上

洞胸出背疊貫後騎 宋史何灌傳拜為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追灌射皆徹甲至｜｜｜｜｜｜｜｜｜｜羌懼而引卻

窒水 宋史劉錡傳錡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

筈鏑相連而墜 宋史康保裔傳保裔謹厚好禮嘉賓客善騎射弋飛走無不中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人服其妙

左右手如一 宋史曹評傳性喜文史書有楷法慈聖命書屏以奉神宗即賜

玉帶旌其能尤善射｜｜｜｜｜夜或滅燭能中伴契丹使者射嘗雙破的容驚竦

滅燭能中 見上

雙破的 見上

貫僮髻 宋史楊守珍傳學兵家方略善射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髻人服其精

手箭 金史抹撚史扢搭傳工用｜｜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鏺中過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

彀滿 金史宗雄傳材武蹻捷挽強射遠幾二百步嘗走馬射三麞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步射獲之

接矢射兔 金史宗雄傳宗雄方逐兔撻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撻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其｜就｜｜中之其輕健如此

矢貫兩手於樹 金史郭蝦蟆傳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祿大以功遷遙授同知平涼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賜姓顏盞夏人攻會州祿大遂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

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 **百日事** 元史董俊傳又射一人｜｜｜｜｜｜敵大駭 射｜｜｜耳

詩書非積 **志氣塵塵取予不疑** 逸周書師曠蹶然起曰學不通 瞑臣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為夫時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以是御之注塵塵亦和擾也

呼車 劉向說苑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

竹弦 劉向說苑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 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

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丨為丨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説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把彈攝丸 焦氏易林公子王孫丨丨丨丨發輒有獲室家饒足

貫堅入剛 班固白虎通夫射自內發外丨丨丨丨

助陽氣 班固白虎通天子所以親射何丨丨丨丨達萬物也

斷竹

續竹飛土逐害 吳越春秋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之謂也於是神

農黄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黄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敎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内裹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將軍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口口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

為百死不得駭也烏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無
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
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
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
戴版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
舉弩望敵翕心咽烟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
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
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
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
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
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
願子悉以教吾國人

楚三侯見上**弦為將師矢為飛客**見上**左若附枝右若抱兒**見上**右手發機左手不知**見上**射日**

射水王充論衡堯能丨丨使火不為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為害夫丨丨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

也

平志和心 徐幹中論射以｜｜御以｜｜道得則民安而集

金丸 葛洪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嘗以｜為｜｜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彈枕 劉義慶世說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其｜丸迸碎床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鬭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彈丸反射不破 段成式酉陽雜俎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榻汁半合九 和搗三千杵齊手丸之陰乾鄭彙為刺史時有當家 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後為盜事發而死寅嘗詣 鑒角放彈寅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 五千一發而中｜｜｜｜｜｜至靈鑒乃陷而碎彈焉

囓鏃法 段成式酉 雜俎朝野僉載云隋末有昝君謨善射

開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學射於謨以為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笑曰學射三年未教汝｜｜｜

柘彈 馮贄南部烟花記陳宮人喜於春林放｜｜

應弦斃鳥 鄭文寶南唐近事何敬沫善彈射微時為鄂帥李簡家僮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烏申喙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圃池亭中烏亦隨其所之呼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怒甚顧左右曰何敬沫善彈亟召來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應弦斃之

手熟 歐陽修歸田錄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對曰無他但｜｜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

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種桃核 孫升談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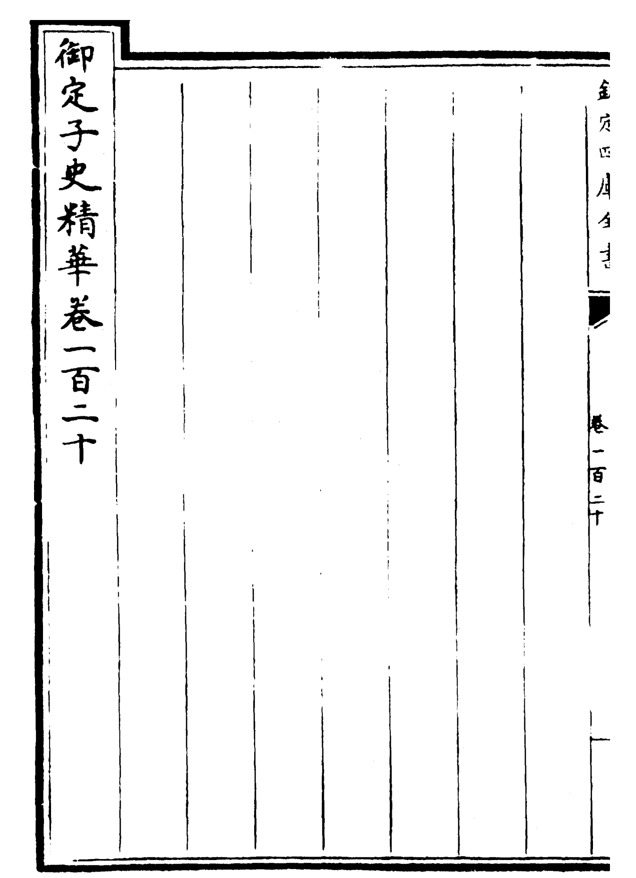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小由基 朱子名臣言行錄堯咨精於弧矢自號——按堯咨陳堯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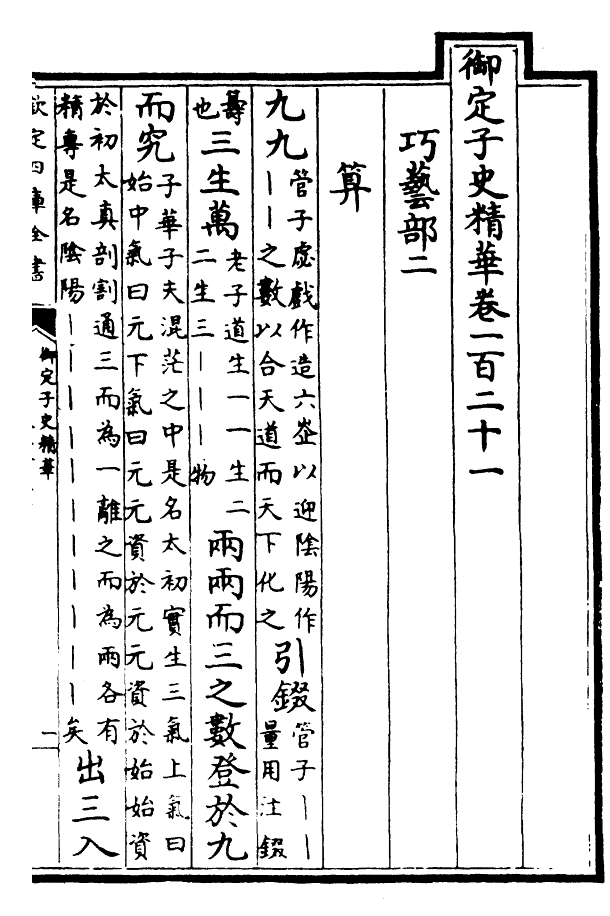
劉一箭 陸游南唐書劉彥貞傳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

代鳴鞘 曾三異同話錄予家舊畫楊妃上馬圖乃明皇幸驪山時事侍御之人無他仗衛但有兩璫各挾彈前導意其蕩遊戲具非有謂也後乃聞東輿燕遊前以擊彈——六抵古無有據而不苟用寵物制度固有不能言傳因畫乃見者

迴丸中鳥 伊世珍瑯嬛記近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為丸能先彈樹木————人以為神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一

巧藝部二

算

九九管子虙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引錣管子||量用注錣壽也三生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物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子華子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元元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剖割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矣出三入

一 子華子天之精氣其大數常｜｜而｜｜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倚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大數莫過乎五 子華子天地之｜｜｜｜｜｜莫中乎五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冲氣之守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也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縱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乎五

九變復一 列子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者究也乃｜變而為｜｜者形變之始也

巧歷不能得 莊子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而況其凡乎

計會

戰國策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

迎日推策

史記五帝紀獲寶鼎｜｜｜｜

生鐘分

史記律書｜｜｜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鐘術

史記律書｜｜｜｜日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

善用算律歷

史記張蒼傳蒼

又｜｜｜｜｜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先其算命

漢志律歷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徑象乾律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豪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注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算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算中積凢得二百七十一枚

六

觚見上豪釐圭撮黍絫見上宣於天下職在太史見上空積漢書律歷志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亡與並也注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為數千

函三為一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鉤距漢書趙廣漢傳尤善為｜｜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五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數始於一

漢書叙傳元元本本｜｜｜｜**善九章算術**後漢書馬嚴傳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覽羣籍｜｜｜｜｜注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按續馬嚴子**智囊**後漢書魯恭傳祖父匡王莽時為羲和有權數號曰｜｜注匡設六筭之法以窮工商故曰權數**六筭之法**見上**計飛蝗射隱伏**吳志趙達傳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無不中効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取小豆播之立處其數**見上**僂箸從橫**吳志趙達傳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再三｜｜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

三斤何以辯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慰曰以御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

善射有無見上頭乘尾除吳志趙達傳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諭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丨丨丨丨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

父子不相語見上

素書兩卷大如手指見上

迴算帷幕吳志趙達傳達嘗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丨丨丨丨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

造綴述數十篇齊書

祖冲之傳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冲之卒年七十二每一
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
沉思不聞雷霆之聲北齊書信都芳傳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算術為州里所稱有巧思每
精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之妙機巧
精微我｜｜｜｜｜｜｜｜｜也其用心如此隸
秘閣舊唐書高宗紀詔以書學隸蘭臺算學｜｜｜律學隸祥刑寺推步甲乙度量乾
坤舊唐書孫思邈傳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
｜｜｜｜｜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傳也門前水西流舊唐書僧一行傳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
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
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聲而謂其徒曰今日
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
除一算又謂曰｜｜｜當却｜｜弟子亦至一行承其

言而超入稽首請法盡拔其**馳騁反覆於乘除間**唐書歷志術焉而門前水果却西流昭宗時詔邊岡改治新歷岡用算巧能｜｜｜｜｜｜｜｜由是簡捷超徑等接之術興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廢

除鎛鍾唐書禮樂志黃巢之亂樂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縣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法以算數｜｜｜輕重高卬黃鍾九寸五分倍應鍾三寸三分凡四十八等以人

鞭算唐書劉晏傳每朝謁馬上｜｜｜

黃帝為先師宋史徽宗紀大觀三年十一月丁未詔算學以｜｜｜｜｜風后等八人配饗巫咸等七十八人從祀

尤得其妙宋史楚衍傳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算經｜｜｜｜

九宮算法得八少一宋史王延範傳有劉昂責卜於吉州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肇為延範推｜｜｜｜｜｜｜｜肇驚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

當如江南李國主 閱月盡通 金史僕散忠義傳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能|之 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 金史武楨傳子亢寡言笑不妄交書與一學生終日相對||||||||||||見者莫測也 精於算數 元史郭守敬傳大父榮通五經|||||水利 輒造其極 元史王恂傳六歲就學十三學九數|||||| 六藝之一 元史王恂傳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馬恂曰算數||||||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 數法出於圓方 周髀算經商高曰|之||||||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 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 上見 二十有五是謂

積矩見上乘除之原周髀算經注推圓方之率通廣長之數當須乘除以計之九九者｜｜｜｜也

知二推一周髀算經注勾股之法先｜｜數然後｜｜見勾股然後求弦先各自乘成其實實成勢化外乃變通

自乘見上開方周髀算經注勾股各自乘併之為弦實｜｜除之即弦也

矩內方外周髀算經注或｜｜於｜｜或｜｜於｜形詭而量均體殊而數齊

形詭量均體殊數齊見上

互與通分周髀算經注觀其迭相規矩共為反覆｜｜｜｜各有所得然則統序羣倫綱紀衆理貫幽入微鉤深致遠故曰其裁制萬物唯所為之也

用矩之道周髀算經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

正繩望高測深知遠見上

勾三股

四弦五周髀算經注候其影使長六尺者欲令勾股相應｜｜｜｜｜｜勾六股八弦十

勾股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周髀算經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為勾日高為股｜｜｜｜｜｜｜｜｜｜｜得邪至日從髀所旁至日所十萬里

十等徐岳數術紀遺黃帝為法惟以中數耳數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

理煩徐幹中論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

後聖王嘉拾遺記周羣妙閑算術識說遊岷山見一白猿化為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更精勤算術及考校年歷之運驗於圖緯蜀人謂之｜｜

舟中作算劉敬叔異苑晉

安平有越王餘算茢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如角古云越王行海曾於｜｜｜籌｜有餘者棄之於水生焉

明數造術 唐六典凡明算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辨明術理者為通

二分其經以為之業 唐六典算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邱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視人投算而能察善惡夭壽 李德裕柳氏舊聞邢和璞善算心術｜｜｜｜｜｜｜｜｜｜

射如雉兔 李肇國史補凡｜｜｜｜頭腳之法云先以加其頭次減其腳以見腳除頭以本頭除腳飛者在上走者在下

上雞下兔 錢希白南部新書雞兔算國史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脚脚即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丨丨是丨丨是丨

格術 沈括夢溪筆談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丨丨如人搖櫓臬為之礙故也

畫術 **綴術** 沈括夢溪筆談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丨丨畫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丨丨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

隙積 沈括夢溪筆談以數求積尺之法如畧萌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鼈臑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丨丨一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如土牆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并上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句股乘弦以為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并

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棊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為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高乘之六而一并入上行履畒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術凡圓田既能折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折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無折會之術置圓田徑半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為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句倍之為割田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為割田之弦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割之數也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於此

造微之術 見上

增城 沈括夢溪筆談算術多門如求一上軀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唯||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

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於一法乃為通術也見簡即用見繁即變見上方八裹一圓六裹一沈括補筆談算術｜物｜｜｜益少陰之數并其中為老陽｜物｜｜｜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為少陽此物之定行真數不可改易者再撫即覺張耒續明道雜志衛朴楚州人病瞽居北神鎮一神祠中每算歷布算滿案以手略撫之人有竊取一算｜｜之｜｜

畫

舐筆和墨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解衣般礴贏見上大

馬難鬼魅易 韓非子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丨丨孰易者曰丨丨最丨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畫筴 韓非子客有為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筴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

儀髮易貌 呂氏春秋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丨丨而丨丨言審本也

謹毛失貌 淮南子畫者丨丨而丨丨丨射者儀小而遺大

畫龍首 淮南子今丨丨丨丨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

殿門成慶 漢書廣川惠王越傳其丨丨有丨丨畫短衣大袴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注成慶古之勇士也按去惠王越孫

圖畫雲臺 後漢書中興二十八將論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丨丨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按論載馬武傳後

屏風列女 後漢書宋宏傳嘗當讌見御座新丨圖畫丨丨帝數顧視之忽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之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鴻都畫像 後漢書蔡邕傳光和元年遂置丨丨門學丨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丨

誤筆作蠅 吳志趙達傳注吳錄曰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丨落丨點數因就以丨丨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 晉書王獻之傳桓溫嘗使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甚妙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

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絶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元皆其深所珍惜者元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圖形於壁 見上 **目送歸鴻** 見上 **頰上三毛** 見上 **宜置丘壑中** 見上 **如輕雲蔽月** 見上 **畫通靈猶人登仙** 見上 **盤紆糾紛或記心目**

宋書王微傳又性知畫繢蓋亦鳴鵠識夜之機｜｜｜

蟬

｜｜｜｜｜｜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

雀扇齊書何戢傳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丨丨丨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漢武北伐圖齊書王融傳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丨丨丨丨丨使融掌其事

善畫婦人齊書劉繪傳弟瑱字士溫好文章飲酒奢逸不恡財物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丨丨丨丨世並為第一

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齊書宗測傳測善畫自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

中國今有聖主梁書干陁利國傳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丨丨丨丨丨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陁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

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

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 陳書顧野王傳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乃令｜｜｜｜｜｜｜｜｜｜時人稱為二絕

圖宣尼像 南史梁元帝紀帝工書善畫自｜｜｜｜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與真不別 南史劉瑱傳陳郡殷蒨善寫人面｜｜｜｜

咫尺萬里 南史齊宗室昭胄傳昭胄子同弟賁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之內便覺｜｜為遥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白團扇圖伐檀詩 南史梁豫章王綜傳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之｜言其賭也

立成圖三百六十 魏書道武帝紀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虛｜｜｜｜｜

｜｜陳平度河歸漢圖 周書劉璠傳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為黄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以遺之

寶臺 隋書經籍志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藏古畫

閣外傳呼畫師 舊唐書閻立德傳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烟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坐者為詠召立本令寫焉時｜｜｜｜云｜｜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牆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按立本立德弟

李將軍山水 舊唐書長平王叔良傳子孝協坐受贓死

孝協弟孝斌孝斌子思訓尤善丹青迄今繪事者推||||

思參造化

舊唐書王維傳維以詩名盛于天寶開元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家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于|||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絶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一無差咸服其精思

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

唐書韓滉傳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

荔支圖

唐書劉崇望傳崇望兄崇龜仕累華要姻舊或干以財率不答但寫|||與之

八鳫圖

宋史濮王允讓傳宗漢善畫嘗作||||人稱其工按宗漢英宗幼弟

疑非筆墨所成

宋史李宥傳祖成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

摹寫山水至得意處｜｜｜｜｜｜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為寶

作山莊圖宋史李公麟傳第進士為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元符三年歸老肆意于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為世寶傳人

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遼史耶律褭履傳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鈗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

雷公若力士王充論衡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為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敓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

列人王充論衡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

雲漢圖張華博物志漢桓帝時劉褒畫｜｜｜見者皆熱及畫北風圖見者皆寒

北風圖見上

點

睛飛走 王嘉拾遺記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以指畫地長百尺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丨丨或點之必丨丨也

南都賦圖 劉義慶世說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鈔書亦鈔書唯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于此戴乃畫丨丨丨丨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

六法 謝赫古畫品錄序畫有丨丨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

登樓去梯妻子罕見 謝赫古畫品錄顧駿之常結構層樓以為畫所風雨炎燠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真仙為難 姚最續畫品畫有六法丨丨丨丨

點細研精 姚最續畫品謝赫寫

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丨丨丨丨意在切似目想豪髮皆無遺失衣文樹色時表新異姚最續畫品焦寶願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點點施朱重輕不失雖未窮秋駕而見賞春坊隨宜點染即成數人顏氏家訓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以問童稚皆知姓名六馬滾塵柳宗元龍城錄寧王善畫馬開元與慶池南花萼樓下壁上有丨丨丨丨圖內明皇最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illegible]後壁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變化俱也

水畫段成式酉陽雜俎李叔詹嘗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illegible]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別所謂丨丨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以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褌絹四幅食頃

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鶩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散而已

目隨人轉 段成式酉陽雜俎近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鑠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又往往壁畫僧及神鬼｜｜｜｜點眸子極正則爾

畫馬通靈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腳以二十鐶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似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本腳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觀之不覺毛戴 段成式酉陽雜俎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宏善寺十八年改馬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元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吳畫

中得水入浮壁段成式酉陽雜俎三階院西廊下范長
意處———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事寶池尤妙絕
諦視之覺———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陳子昂象
閻立德予攜立德行天祠粉本驗之無異
馬人物
—段成式酉陽雜俎曼殊院東廊大歷中畫人—
——畫廷下———一時之妙也及簷前額
上有相觀法法擬韓滉同西廊
壁有劉整畫雙松亦不循常轍
劉整雙松上見天衣飛揚
滿壁風動
段成式酉陽雜俎平康坊菩提寺佛殿東西
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
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食堂前東壁上
吳道元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磔
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
人————————
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段成
式酉陽雜俎崇仁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
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東盧楞伽畫盧

嘗□大勢□人亦挍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
賞之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能久乎畫畢

而天女明睇將眸段成式酉陽雜俎寺西廊北隅

辛楊坦畫近塔丨丨丨丨丨丨畫聖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國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
陸後無來者授筆法于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
既號書顛吳宜為丨丨神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密于
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于象似我則脫落其凡
俗彎弧挺刃植柱構梁不假界筆直尺虬鬚雲鬢數尺
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口訣人莫得知數仞之
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
詭怪膚脉連結過於僧繇矣神假天造英靈不窮見上數

仞畫見上吹雲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有好手畫人自言能
畫雲氣余謂曰古人畫雲未為臻妙若能
沾濕絹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丨丨此
得天理雖曰妙解不見筆蹤故不謂之畫乘傳寫貌

對之如面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張僧繇吳中人也天監中為武陵王國侍郎直秘閣知畫事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武帝崇飾佛寺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也

壁上畫鷹鳩雀不敢近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尚書令大司徒司州牧博涉多才藝嘗于廳事｜｜｜蒼｜覲者疑其真｜｜｜｜｜｜

七聖畫 張讀宣室志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初殿宇既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彩飾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為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即命圬其壁未為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殿宇且為僧約曰從此去七日

日慎弗啟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鑠也當以泥錮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間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啟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惟西北墉未盡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正午牡丹

彭乘墨客揮犀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墨精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精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活筆

沈括夢溪筆談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窑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

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墻張絹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怳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為｜｜用之自此畫格進 沈括夢溪

沒骨

筆談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黃筌并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輕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已言其畫粗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圖工

與諸黄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迹得齒院品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葉取真松爲之如靈鼠尾 米芾畫史大夫蔣長源作著色山水頂似判浩松身似李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大有生意

滿堂春色 米芾畫史徐熙桃一大枝謂之丨丨丨丨

六籍同功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後繼之於畫也所謂與丨丨丨丨四時並運亦宜哉

氣韻必在生知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謝赫云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丨丨丨丨丨丨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

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曰曹吳二體學者所宗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者本曹國人最推工畫梵像是爲曹謂唐吳道

子曰吳吳吳之筆其勢圜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

周穆王時畫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舊稱周穆王八駿日馳三萬里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黃素上為之敗腐昏潰而骨氣宛在逸狀奇形實亦龍之類也遂今史道碩模寫之宋齊梁陳以為國寶隋文帝滅陳圖書散逸此畫為賀若弼所得齊王暕知而求得之答以駿馬四十蹄美錦五十段後復進獻煬帝至唐貞觀中勅借魏王泰因而傳模於世其一曰渠黃其二曰山子其三曰盜驪其四曰綠耳其五曰赤驥其六曰驊騮其七曰踰輪其八曰白義

醉僧醉道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唐閻立本至荊州觀張僧蹤舊蹟曰定得虛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名手明日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去又僧蹤曾作｜｜圖傳於世長沙僧懷素有詩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繫一壺草聖欲狂成便發真

堪畫入醉僧圖然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於是聚鏹數十萬求立本作｜｜圖並傳於世

因猛勵以通幽冥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曲庶｜｜｜｜｜｜｜旻於是脫去縗服若常時裝束走馬如飛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出於此

手握雙管一時齊下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唐張璪員外畫山水松石名重於世尤於畫松特出意象能｜｜｜｜｜｜｜一為生枝一為枯幹勢凌風雨氣傲烟霞分鬱茂之榮柯對輪囷之老枿經營兩足氣韻雙高此其所以為異也

三朝訓鑒圖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皇祐初元上勅待詔高克明等圖畫三朝盛德之事

人物纔及寸餘宮殿山川鑾輿儀衛咸備焉命學士李淑等編次序讚之凡一百事為十卷名｜｜｜｜圖成復令傳摹鏤版印染頒賜大臣及近上宗室

闘牛尾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馬正惠嘗得｜水｜一軸云厲歸眞畫甚愛之一日展曝於書室雙扉之外有輸租莊賓適立於砌下凝玩久之既而竊哂公於青瑣間見之呼問曰吾藏畫農夫安得觀而笑之有說則可無說則罪之莊賓曰某非知畫者但說眞牛其闘也｜夾於髀間雖壯夫旅力不可少開此畫牛尾舉起所以笑其失眞

一身之力併在拇指

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昔吳道子畫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髮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筆跡遒勁實繪事之絕格有得之以獻蜀主者蜀主甚愛重之常掛臥內一日名黃筌令觀之筌一見稱其絕手蜀主因謂筌曰此鍾馗若用拇指搯其目則愈見有力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

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搯其鬼目翼日并呉本一時獻上蜀主問曰向止令卿改胡為別畫筌曰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輒改臣今所畫雖不迨古人然｜｜｜｜｜｜｜｜｜是敢別畫耳蜀主嗟賞之

畫龍不點睛 宣和畫譜張僧繇嘗於金陵安樂寺｜四｜｜｜目｜謂點則騰驤而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才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之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馬

畫外有情 宣和畫譜董展作道經變相尤為世所稱賞自非｜｜｜｜參靈酌妙入華胥之夢與化人同遊何以臻此

大安博陵難兄難弟 宣和畫譜李嗣真云｜｜｜｜｜｜｜｜謂立德立本也

人物精神只在約畧濃淡間 宣和畫譜翟琰早師呉道元每道元畫落墨已即去多令琰布色蓋｜｜｜｜｜｜｜｜｜｜｜而道元輒許可故知琰自不凡琰布色落墨與道

元真偽故未易辨也

水幾於道火應於神

宣和畫譜張南本嘗於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時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壁間見所畫火勢熖逼人驚怛幾仆時孫位以畫水得名世之論畫水火之妙者獨推二子蓋｜｜｜｜而｜｜｜｜非筆端深造理窟未易於形容也

作圓光時心遊海上

宣和畫譜杜子瓌精意道釋因畫圓光自謂得意非丹青家所及每詫於流輩曰我｜｜｜｜｜｜｜｜遐想日出扶桑滄滄涼涼其狀若此故脫略筆墨使妍洪無迹宜他人所不能到也

金水張元羅漢

宣和畫譜張元簡州金水石城山人善畫釋氏尤以羅漢得名世之畫羅漢者多取奇怪至貫休則脫略世間骨相奇怪益甚元所畫得其世態之相故天下知有｜｜｜｜｜｜也

上天本樣

宣和畫譜曹仲元江南李氏時為翰林待詔畫道釋鬼神嘗於建業佛寺畫上下座壁凡八年不就李氏責其緩命

周文矩較之丈矩曰仲元繪｜｜｜｜非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越明年乃成李氏特加恩撫馬杜甫謂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信不誣也

孫脫壁

宣和畫譜孫夢卿工畫道釋學吳生而未能少變其後傳移吳本大得妙處至數丈人物本施寬濶者縮移狹隘則不過數寸悉不失其形似如以鑑取物見大小遠近耳覽者神之號稱｜｜｜又云孫吳生以此可見其精絕

朱鉛多以土石為之

宣和畫譜道士李得柔寫貌甚工落筆有生意寫神仙故實嵩岳寺唐吳道元畫壁內四真人像其眉目風矩見之使人遂欲仙去設色非畫工比所施｜｜｜｜｜｜｜故世俗之所不能知也

取畫龍置水傍應時雨足

宣和畫譜曹弗興吳興人也以畫名冠絕一時溪中見赤龍夭矯波間因寫以獻孫皓皓賞激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于是｜弗興｜｜｜｜｜｜｜｜｜

衆目助

其得失 宣和畫譜周昉寫意丹青頗馳譽當代凡皓善騎射因戰功授執金吾德宗名皓謂曰卿弟昉善畫欲令畫章敬寺神卿可特言之經數月帝又諭之方就畫其珍重如此初昉落墨時徹去幃幙使往來縱觀之又寺接國門賢愚畢至或言妙處或指摘未至｜｜｜｜｜｜昉隨所聞改定月餘是非語絕遂下筆成之無復瑕纇當時推為第一

大李將軍小李將軍 宣和畫譜李思訓官左武衛大將軍畫皆超絕尤工山石林泉筆格遒勁得湍瀨潺湲煙霞縹緲難寫之狀天寶中明皇名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夜聞有水聲而明皇謂思訓通神之佳手詎非伎進乎道而不為富貴所埋沒則何能得此荒遠閒暇之趣耶其子昭道同時於此亦不凡故人云｜｜｜｜｜｜｜｜大謂思訓小謂昭道也

王潑墨 宣和畫譜王洽善潑墨成畫時人號為｜｜｜性嗜酒疎逸多放傲於江湖間每欲作圖畫之時必先沉酣之後鮮衣磐

礴吟嘯鼓躍先以墨潑圖障之上乃因似其形像或為山或為石或為林或為泉者自然天成倐若造化已而雲霞卷舒烟雨慘淡不見其墨汙之迹非畫史之筆墨所能到也

午景難狀 宣和畫譜張詢以畫自適後至蜀中因假館於昭覺寺為僧夢休作早午晚三景圖於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用以落墨馬唐僖宗幸蜀見之歎賞彌日蓋早晚之景今昔人皆能為之而丨丨為丨丨也譬如詩人吟詠春與秋冬則著述為多而夏則全少耳

有筆無墨有墨無筆 宣和畫譜荆浩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嘗謂吳道元丨丨而丨丨項容丨丨而丨丨浩兼二子所長而有之蓋有筆而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而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胸中邱壑盡在目前 宣和畫譜高克明喜遊佳山水間搜奇訪古窮幽探絶終日忘歸心期得處即歸燕坐靜室沈屏思慮幾與造化者遊於是落筆則丨丨丨丨

｜｜鬼使送縑 宣和畫譜韓幹畫馬忽一夕有人朱衣元冠扣幹門者稱我｜｜也聞君善圖良馬欲賜一匹幹立畫焚之他日有｜百｜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從來是其所謂鬼使者也

陛下內廄馬皆臣之師 宣和畫譜韓幹長安人王維一見其畫遂推獎之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天寶初明皇召幹入為供奉時陳閎乃以畫馬榮遇一時上令師閎幹不奉詔他日問幹幹曰臣自有師今｜｜｜｜｜｜｜｜也明皇於是益奇之

顫掣三過處書法存 宣和畫譜唐希雅妙於畫竹作翎毛亦工初學南唐偽主李煜金錯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至晚年變而為畫故｜｜｜｜｜｜｜

｜｜｜與花傳神 宣和畫譜趙昌善畫花果名重一時｜｜昌作折枝極有生意傳色尤造其妙兼工於草蟲然雖不及花果之為勝晚年自喜其所得往往深藏而不市既流落則復自購以歸之故昌之畫

世所難得且畫工特取其形似耳若昌之**精而造疎簡**
作則不特取其形似直｜｜｜｜者也

而意足 宣和畫譜葛守昌善畫花鳥踧蔓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大抵畫人為此者甚多然形
似少精則失之整齊筆畫太簡則失之淵略｜
｜｜｜｜｜｜惟得於筆墨之外者知之

與杜甫詩意相參 宣和畫譜樂士宣晚年尤工水墨縑綃數幅惟作水蓼三五枝鸂鶒一雙浮沈於滄浪之
間殆｜｜｜
｜｜｜｜

影落縑素之間 宣和畫譜魏越國夫人王氏以淡墨寫竹整整斜斜
曲盡其態見者疑其
｜｜｜｜｜也

疑風可動不筍而成 宣和畫譜文與可守洋州
於貧簹谷構亭其上為朝夕遊處之地故於畫竹愈工
至於月落亭孤檀欒飄發之姿｜｜｜｜｜｜｜｜蓋
亦進於
妙者也

野王無聲詩 宣和畫譜顧野王畫草蟲多識鳥獸草木之性詩人之事畫亦｜｜

丨丨丨丨也捫之若有迹宣和畫譜丁謙初工畫竹後兼果實園蔬傳粉淺深率有生意蟲蠹殘蝕之狀具能摹寫至使人丨丨丨丨丨

中岳壁類韓文南海碑范公稱過庭録光禄

侍居相府同晁以道往見東坡項有從官來東坡揖生書院中出見良久光禄於坡書笈中見一小策寫云武宗元丨丨畫丨有丨丨丨丨丨丨呵呵光禄與晁再三繹之不曉坡歸疑不已晁輒發問具告曲折云不知何義坡笑曰此戲言耳武宗元真廟朝比部員外郎也畫手妙一時中岳告成名宗元圖羽儀於壁以名手十餘人從行既至武獨占東壁遣羣工居西幕以帷帳羣工規模未定武乃畫一長脚幞頭執撾者在前諸人愕然且怪笑之問曰此部以上命至乃畫此一人何耶武曰非爾所知既而武畫先畢其間羅列森布大小臣像下至厮役貴賤形止各當其分衆欲飛動諸人始大服南海碑首曰海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亦何意哉其後運思

抱款極盡奇怪宗元之畫是以似之也

渺然有數百里之勢

葉夢得避暑錄話明皇幸蜀圖李思訓畫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輦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峯嶺重複徑路隱顯　想見為天下名筆宣和間內府求畫甚急以其名不佳獨不敢進明皇作騎馬像前後宮官宮女導從略備道傍瓜圃宮女有即圃採瓜者或諱之為摘瓜圖而議者疑元積望雲騅歌有騎騾幸蜀之語謂倉猝不應儀物猶若是盛遂欲以為非幸蜀時事者終不能改也

摘瓜圖 上見

一筆長一丈八無接續處

劉跂暇日記楚州勝因院有曹仁熙畫水有

氣韻蕭灑煙林清曠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

曹慶中年八十時作

李成畫平遠寒林前人所未嘗為筆勢頴脫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世

師也

牛目中有牧童影

周煇清波雜志元章尤工臨寫在漣水時客鬻戴松牛圖元章借留數日以摸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客持圖乞還真本元章怪而問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此則無也

畫牛晝齧草欄外夜歸臥欄中

周煇清波雜志江南徐諤得｜｜｜｜｜｜｜｜則｜｜｜｜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示羣臣俱無知之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

兩伯時

周煇清波雜志龍眠李伯時畫許元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陰圖元度超然萬物之表見於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著屐返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

少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偽殆不辨吏三十年世當不知有｜｜｜也

閩語　岳柯桯史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己圖博弈樗蒱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据一局投迸盆中五皆旋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乃效｜人｜耶衆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九朽一罷　鄧椿畫繼畫家於人物必以｜｜｜｜謂先以土筆撲取形似數次修改故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罷罷者畢事也獨忘機不假乎此落筆便成而氣韻生動每謂人曰書畫同一關捩善書者又豈先朽而後書耶此蓋卓識也

照盆孩兒　鄧椿畫繼劉宗道京師人作｜｜｜以手指影影亦相指形影自分

畫土

神必富畫猫無鼠 鄧椿畫繼僧道宏每往人家｜以逸｜｜其家｜｜｜｜則｜｜

為先而神妙次之 鄧椿畫繼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撰唐賢畫録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

數尺而有萬丈之勢 陳善捫蝨新語文與可嘗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鵞溪絹掃取寒梢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一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坡從而賞之遂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因以所畫篔簹偃竹遺坡曰此竹｜｜｜耳｜｜｜

｜｜｜｜一埽 王明清揮麈第三録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名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纔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

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内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賜奉酬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

惜墨如金 陶宗儀輟耕録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逕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是也

六要 夏文彦圖繪寶鑑｜｜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

粉本 夏文彦圖繪寶鑑古人畫稿謂之｜｜前輩多寶蓄之盎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筆法如春蠶吐絲 夏文彦圖繪寶鑑愷之博學有才氣丹青亦造其妙｜｜｜｜｜｜｜初見甚平易且形

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傳染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按愷之顧愷之**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夏文彥圖繪寶鑑吳道子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如蓴菜條｜｜｜｜｜｜｜其傳采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謂之吳裝**吳裝**見上**下筆皆合詩人句法**夏文彥圖繪寶鑑趙叔儺宋宗室善畫多得意於禽魚每｜｜｜｜｜｜｜景物雖少而意常多**刀頭燕尾**夏文彥圖繪寶鑑趙光輔工畫佛道人物兼精蕃馬筆鋒勁利名｜｜｜｜｜｜**清濟灌河圖**夏文彥圖繪寶鑑戚文秀工畫水筆力調暢畫｜｜｜｜｜一筆長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於波浪之間與衆毫不失次序起騰回摺畫鑒載常州佛寺後壁有徐友畫水亦名清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末長四十丈筆法既老波浪起伏相對活動愈看愈奇**一筆長四十丈**

見上一扇之間有十里光景夏文彥圖繪寶鑑戰德淳能著色山水人物甚小青衫白袴烏巾黃履不遺豪髮又作紅花綠柳清江碧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真可愛也

封臂不令私畫夏文彥圖繪寶鑑戴琬宣政間在翰林恩寵特異工翎毛花竹嘗得入閣供奉後因求者甚衆徽宗閉之丨其丨丨丨丨丨丨故傳世者鮮

艾竹茅梅夏文彥圖繪寶鑑艾淑善畫竹與陳所翁同舍畫龍俱得名時稱六館二妙又有茅汝元善墨梅人以丨丨丨丨為稱

六館二妙見上

大竹畫形小竹畫意夏文彥圖繪寶鑑毛信卿畫竹自給號貧山杭人得其半幅轉售於市輒爭取之自言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得法於趙牧之

左手王夏文彥圖繪寶鑑王輝畫人物道釋頗工亦能作山水草率常用左手搯寫遂目為丨丨丨

觀飲啄以資畫筆夏文彥圖繪寶鑑馮君道畫花竹翎

毛性酷嗜鶺鴒每袖養之丨其丨丨丨丨丨丨

觀音求畫

夏文彥圖繪寶鑑賀六待詔家世專畫觀音至其身於藝尤工忽丨丨化為丐者丨丨迹得真相其名益彰

畫石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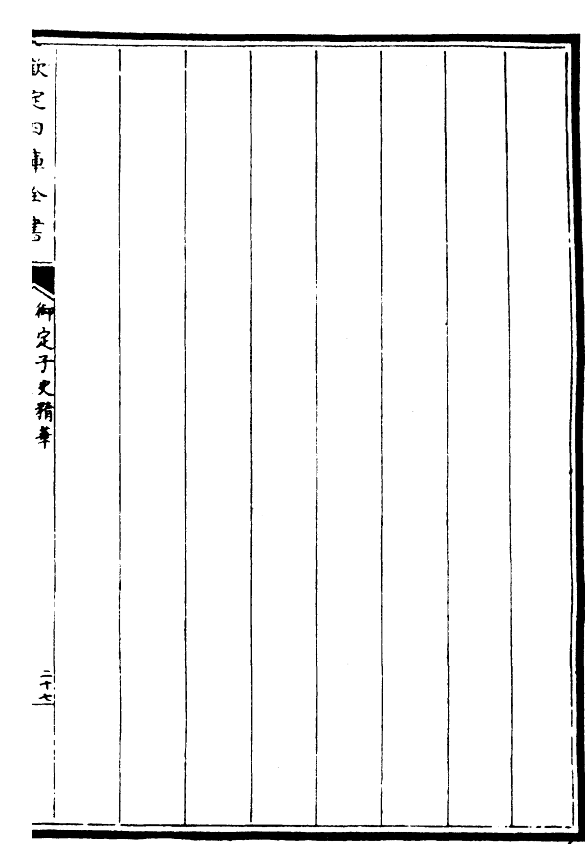
伊世珍瑯嬛記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呆[illegible]閒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丨丨丨丨丨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為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維手跡較之無豪髮差謬始知維畫神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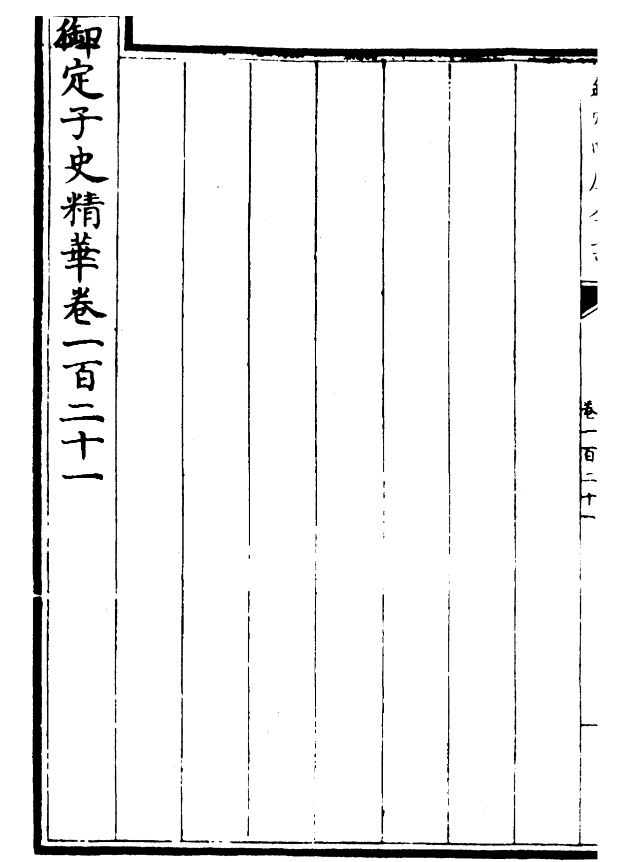
雪兔

陸友仁研北雜志余平生見黃荃畫丨丨凡三四本蓋偽蜀孟昶卯生每誕辰荃即畫獻也

五星真形圖

陸友仁研北雜志張可與家有周昉丨丨丨丨丨昉為宣州長史日所畫其星法亦昉手自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一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二

巧藝部三

博弈

反兩檎魚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而笑

射明瓊見上

博箭韓非子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與天神博見上

殺梟韓非子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

丨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

六貳荀子丨丨之博則天府已注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貨財王逸注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棋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

捉得其齊行由其理淮南子善博不欲弁不恐不勝平心定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

棋聖抱朴子善圍棋之無敵者則謂之丨丨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

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戰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籍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勝叢叢籍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

大投分功戰國策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丨丨或欲丨丨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一梟五散戰國策夫梟棋之所以為能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丨丨不如不勝丨丨亦明矣

欲

食則食欲握則握 戰國策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注握不食也食者行棋握不行也

爭道 史記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善格五 漢書吾丘壽王傳吾丘壽王年少以｜｜｜召待詔注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簺也音先代反

博以八投 漢書王莽傳平原女子遐昭平能說經｜｜｜｜

太守可償博進 漢書陳遵傳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官尊祿厚｜以｜｜｜矣妻君寧時在傍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

棊局取譽 後漢書張衡傳

弈秋以｜｜｜｜ 方罫 吳志韋曜傳注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貴獲地無兼土之實 枯棋三百 吳志韋曜傳夫一枰之木孰與方國之封｜｜｜｜孰與萬人之將 牧豬奴戲 晉書陶侃傳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耳 樗蒱馬 晉書周顗傳顗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 厲聲喝成盧 晉書劉毅傳後有東府聚樗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之即｜｜馬毅意殊不快

木見上

一擲百萬宋書武帝紀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

常若未解宋書徐羨之傳頗工奕棋觀戲｜｜｜｜當世倍以此推之

賭宣城太守宋書羊元保傳入為黃門侍郎善奕棋棋品第三太祖與｜郡戲勝以補｜｜｜｜

戲責宋書謝宏微傳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傳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宏微宏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宏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內人皆化宏微之讓一無所爭宏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宏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宏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

足亦吾所不取也宏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尤分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積錢隱人 宋書鄭鮮之傳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樗蒱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歛局各得其半｜｜｜｜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禮

五子盡黑 見上

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 宋書何承天傳承天素好弈棋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邪

拙行 宋書范氏傳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以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之為戲後又與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

輸其物甚多致既利其財實又愛其文藝熙先素㩦蒱有絢擲盡心事之所以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

官賭五擲皆盧 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安民｜｜｜｜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

置圍棋州邑 齊書王諶傳明帝好圍棋｜｜｜｜｜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棋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

赤松思速思莊思遲 齊書蕭惠基傳當時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善於大行｜｜｜｜巧於鬬棋宋文帝世羊元保為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元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

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
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
十擲輙鞬齊書卞彬傳擲五木子｜｜｜豈復是擲子之拙

堯教丹朱齊書虞愿傳帝好圍棊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棊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曰｜｜以此｜｜｜非人主所宜好也

棊登逸品梁書武帝紀六藝偹閑｜｜｜｜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

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梁書韋叡傳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

三術梁書王瞻傳瞻幼時輕薄好逸遊為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棊射尤善頗嗜酒每飲或竟日而精神益朗高祖每稱瞻有｜｜射棊酒也

賭奇石禮

記梁書到溉傳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歛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

燭燒卿貂 梁書陸雲公傳雲公善奕棋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丨丨丨丨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

西南風急 南史謝宏微傳宏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復一客曰丨丨丨丨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

投局 見上

既佳光景當得劇棊 南史羊元保傳文帝好與元保棋常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按戎元保子

破荻為局 南史齊武陵王家傳少時無棋局乃丨丨為片縱横以丨棊丨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指點行勢遂

至名品上見手談南史齊武陵王家傳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之曰汝與司徒｜｜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睦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婞偏不知悔

通夜不止魏書甄琛傳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棋棄日至乃｜｜｜｜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慚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機權廉勇魏書自序初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從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為弈棋時人謂為耽好子建每曰棋於｜｜｜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弈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

覆棋不失一道北齊書河南王孝瑜傳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

速十行俱下｜｜｜｜｜｜

對手 舊唐書宣宗紀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棊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

大為蕃人所敬 舊唐書新羅國傳聞其人多善弈棊因令善棊人率府兵曹揚季鷹為璹之副璹等至彼｜｜｜｜｜｜其國棊者皆在季鷹之下按璹邢璹

騁才得意 唐書李泌傳七歲知為文元宗開元十六年悉名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靜若｜｜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遣日 宋史吳越世家上遣中使賜俶文楸棊局水晶棊子乃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

用此丨丨得金一奩宋史童得象傳長而好學美姿表為人莊重楊億以為有公輔器薦之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丨宗諤丨丨丨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宏廓如此

十要宋史潘慎修傳慎修善奕棋太宗屢名對奕因作奕說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黙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丨丨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酬博直金史盧璣傳章帝幸玉泉山詔璣與致仕宰相俱會食許策杖給扶後預天壽節上命璣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馬從上秋山賜名馬上曰丨卿丨丨

與井公博三日而決穆天子傳是日也天子北入於邴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注䟽井公賢人而隐枋故穆王就之遊戲也

行棋相塞劉向說苑塞丨丨丨丨謂之塞也

象棋劉向說苑令若

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厦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闕丨丨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綠色以淫目流聲以娛耳

出機藏機

黃憲天祿閣外史善弈者能丨其丨而不散能丨其丨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制

大禪聖教

葛洪西京雜記杜陵杜夫子善弈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丨丨丨丨

六箸二箸

葛洪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寶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丨丨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丨丨博昌又作大博經一篇今世傳

大博經見上

終年有福

干寶搜神記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丨丨丨丨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

爛鞭

劉敬叔異苑昔有人乘馬山行遙望

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摴蒱逆下馬造馬以策注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摧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

坐隱　劉義慶世說王中郎以圍棋是||支公以圍棋為手談

與輒不競　劉義慶世說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摴蒱||||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于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爛柯　任昉述異記信安郡有石室山晉時王質伐木至見童子數人棋而歌質因聽之童子以一物與質如棗核質含之不覺饑俄頃童子謂曰何不去質起視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

五白　李翱五木經摴蒱五木元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牛甿采六開塞塔禿撅梟全為王駁為甿皆元曰盧厥筴十六皆白曰白曰白厥筴八雉二元三曰雉厥筴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筴十雉一牛二白三曰開厥筴十二雉如開厥餘皆元曰塞厥筴十一雉白各二元一曰

塔厥奕五牛元各二白一曰兗厥奕四白三元二曰撅厥奕三白二元三曰撼厥奕二矢百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為三馬奕二十厥色五凡擧馬及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關疊行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入坑有謫行不擇奕馬一矢為坑

教以常勢

薛用弱集異記元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棋者王積薪從馬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力者之所先積薪棲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瞑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適興與子圍棋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維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

亦甘馬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馬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丨丨丨丨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别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絶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圖棋有馬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鄧艾開蜀勢 見上

對御襦裘 薛用弱集異記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仁傑與昌宗雙陸狄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狄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狄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踰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

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此袍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狄｜｜就｜其｜拜恩而出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

長行

李肇國史補今之博戲有｜｜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黄黑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馬

限二關執六馬

李肇國史補洛陽令崔師古又好為古文擣摘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以｜人｜｜｜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乃為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采十全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搭為五禿為四撅為三梟為二六者雜采也貴采者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猧子上局

段成式酉陽雜俎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

為瑞龍腦上雅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夏日嘗為親王碁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乃｜｜局子亂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迴身方落賀懷智歸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上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四句承除人人國手 段成式酉陽雜俎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奕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語則｜｜為｜｜

爭先 見上

空處如龍鳳形 段成式酉陽雜俎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

蹙融 段成式酉陽雜俎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予因讀坐右方謂之蹙戎

應聲曰煞 段成式酉陽雜俎俗說沙門杯渡入梁武帝名之方奕棊呼殺關者誤聽殺之

浮休子云梁有榼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榼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中使人遽出斬之帝棋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為沙彌誤鋤殺一蚓帝時為蚓令此報也

數天星 馮贄雲仙雜記人能畫｜｜｜則徧知棋勢

貴家碁子 馮贄雲仙雜記開元中｜｜｜紫檀心瑞龍腦為｜｜

以**奪造化** 馮贄雲仙雜記王勃圍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詫之向人曰吾自｜｜｜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

鎮神頭 蘇鶚杜陽雜編唐宣宗時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棋上勅顧師言待詔對手王子出楸玉棋局冷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冷煖玉又產如楸玉類楸木琢之為局光潔可鑑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

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以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跪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頭圖

六子皆赤

鄭文寶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譴信使者而杖之署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犒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為六博之戲以紓前意信酒酣握六骰於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遍赤誠如前旨則衆彩而已投之於盆｜｜｜｜｜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待以忠貞焉

忘恚

錢希白南部新書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弈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往躁怒作家

人輩則寄以奕具陳於前訥觀便析然改容以取其子布算丨其丨矣

長斜

沈括夢溪筆談 李商隱詩

曰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棋局上事最妙是丨丨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

奉饒天下棋先

何薳春渚紀聞棋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於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即出市遊每至夜分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為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棋客劉仲甫丨丨丨丨丨丨並出銀盂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臾觀者如堵即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棋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棋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白勢似壯更行百餘其對手者亦韜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斂局子觀者合噪曰是欲將抵負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

此技忽似有解因人推譽致遠國手年來數為人相迫欲爲補輸林祇應而心念錢賭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棋人謂之一闗仲甫之藝若幸有一著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旬日矣日就棋會觀諸名手對奕盡見品次矣故敵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棋著某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刼刼致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即覆前局既無差悞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贏籌固自灼然以仲甫觀之則有一要著白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即仲甫當携挈累還鄉里不敢復名棋也於是衆棋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著已而請仲甫盡著仲甫即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著二十著後方用也即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著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伏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復厚斂以贐其行至

都試補翰林祗應擅名二十餘年無與敵者

適性 范正敏遯齋閑覽荆公棋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曰本圖｜｜｜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

雖一著終老不能加 葉夢得避暑録話著棋竭力不過能進其所能至於不可進｜｜｜｜｜｜｜也

不貪不怯 馬永卿嬾真子王子紋楸一路饒偏宜靨竹雨蕭蕭贏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壓兵不愧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同於局上消右杜牧之贈國手王逢詩或云此真贈國手詩也棋貪必敗怯又無功贏形暗去則｜｜也猛勢橫來則｜｜也周伏柱以喻不貪霍嫖姚以喻不怯故曰高棋詩也牧嘗云棋於貧勇之際所得多矣七十更萬日者牧之是時年四十二三得至七十猶有萬日

饒人一先 姚寬西溪叢話蔡州褒信縣有棋師閔秀才說嘗有道人善棋凡對局率｜｜｜｜道人有詩云爛

柯真訣妙通神一局曾經數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玉局　陸游老學庵筆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石彈棋｜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松子量　陸游老學庵筆記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

河圖數　羅大經鶴林玉露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敎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棋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但今官人之棋饒得某凡天下無敵手矣

地仙丹　蔣正子山房隨筆永嘉余德鄰宗文與聶碧窻奕棋余屢北有賣｜｜｜者國手也余呼之至紿聶云某僕能棋欲試數著不敢聶俾對枰連敗數局余自內以片紙書十字可憐道士碧不識地仙丹聶大笑曰吾固疑其不凡

雜技

削竹木以為鵲 列子公輸子｜｜｜｜｜｜成而飛之三日不下

操舟若神 列子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瓦摳 列子以｜｜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按摳探也亦曰藏彄莊子作注

鉤摳 見上

黃金摳 見上

蹈水 列子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

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與齊俱入與汩偕出 見上

痀僂承蜩 列子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者｜｜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蹶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

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注司馬云謂累丸於竿頭也

纍垸上見

養鬬雞 列子紀渻子為周宣王｜｜｜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木雞上見

人巧與造化同功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頷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

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走穆王始悅而歎曰丨之丨乃可丨丨丨者丨丨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偃師上見

五劍常在空中

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丨丨丨丨丨

道進乎技

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丨也丨丨丨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官止神行見上

批郤導窾見上

遊刃有餘地見上

刀刃若新發於硎見上

善刀而藏見上

捶鉤莊子大馬之丨丨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年八十而不失豪芒見上

解閉呂氏春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丨丨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

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游數

淮南子渡水而無｜｜雖强必沉有游數雖贏必遂

投高壺

淮南子彈琴瑟聲鐘竽鼓六博｜｜｜

棋鞠亦皆有法

揚子斷木為｜梡革為｜｜｜｜｜焉

跳丸弄劍踰鋒投鋏履絙登幢摘盤緣案

抱朴子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技猶多不閑使之｜｜｜｜｜｜｜｜｜｜｜｜｜｜｜｜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為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

聞者不知其一人

抱朴子禰衡作鼓吏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舉搖鼗擊鼓｜｜｜｜｜｜｜｜也

調飴膠絲

戰國策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

蟻食也

狗盜雞鳴

史記孟嘗君傳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

戲車

史記

衛綰傳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爲郎注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

穿域蹋鞠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注正義曰案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

傳劍 史記太史公自序在趙者以｜｜論顯注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兼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

下射武戲 漢書哀帝紀贊雅性不好聲色時覽｜｜｜｜注蘇林曰手搏爲下角力爲武戲也

蹴鞠 漢書東方朔傳郡國狗馬｜｜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按董氏董偃

雞鞠之會 見上

弄馬 漢書韓延壽傳又使騎士戲車｜｜盜驂注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

盜驂 見上

意錢 後漢書梁冀傳少爲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

彈棊格五六博蹴鞠｜｜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鬬雞注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擲錢也

懷丸挾彈後漢書王符傳丁夫不扶犂鋤而｜｜｜｜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

持掩後漢書王符傳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遊博｜｜為事注掩謂意錢也

持複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余少曉｜｜自為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

虎賁王越河南史阿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善斯術稱於京師｜｜｜｜言昔與越游具得其法

芊蔗為杖魏志文帝紀注典論自叙曰常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

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丨丨便以丨丨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鄛正截其顙生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一坐盡歡

葛巾角撇碁 魏志文帝紀注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著丨丨丨丨丨

立騎馬戲 魏志甄皇后傳注魏書曰后年八歲外有丨丨丨丨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問之后言此豈女人之所觀耶

木人擊鼓吹簫 魏志杜夔傳注馬鈞巧思絶世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馬設為女樂舞象至令丨丨丨丨丨丨作山岳使木

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

百官行署奢磨鬬雞變巧百端

鯔鰞躍鯆䱐引

晉書夏統

傳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濵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檣折旋中流初作｜｜｜後作｜｜｜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

緩服戲馬

宋書傳宏之傳宏之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宏之於姚泓馳道內｜｜｜｜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

內及下馬柄孔猶存騎屋棟打細腰鼓宋書蕭思話傳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遨遊爲事好｜｜｜｜｜｜｜鎔金琢玉陳書長沙王叔堅傳｜｜｜｜並究其妙拍張得三公不可忘拍張南史王儉傳後華林宴集使各效技藝諸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故｜｜｜｜｜｜｜｜時以爲名答打簇北史介朱榮傳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三局象經舊唐書呂才傳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

允恭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名問亦廢而不通乃名才使問馬才尋繹一宿便能作圖解釋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由是才遂知名

藏鈎 舊唐書王琚傳雖居州伯與佐官胥吏酋豪連榻飲謔或攜蒲為樂丨丨以

朱槊米弩 唐書田顒傳安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丨理丨丨志誠丨皆為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理槊之一理槊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為然

善女工 遼史蕭朩里也傳便佞滑稽

鞠不離杖 遼史耶律塔不也傳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丨丨丨丨丨丨丨

分朋擊毬連勝三算 金史按答海傳二十餘御毬場丨丨丨丨丨丨丨宗工舊老咸異之進呈所勝禮物按答海為班首太宗喜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

天為之笑 東方朔神異經東皇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誤脫不接者丨丨丨丨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古掾曹 葛洪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

學縱横揣摩弄矢搖丸摴蒱之術為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詼諧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為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於家至今俳戲皆稱｜｜｜

激矢令還 葛洪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掔梟於掌中為驍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七輪扇 葛洪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之滿堂寒顫

婆猴伎 王嘉拾遺記扶婁之國其人機巧變化或化為犀象獅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為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倏忽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俗謂之｜｜｜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鼠市 庾翼晉陽秋大興中衡陽區純作｜｜四方丈餘開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

轆以樁拒之

藏彄

宗懍荆楚歲時記歲又為ㄧㄧ之戲

磨車

陸翽鄴中記石虎有ㄧㄧ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輒磨ㄧ斛此車皆以朱綠為飾唯用將車一人車行則衆巧並於車止則止

蓮花驍

顏氏家訓投壺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惟欲其驍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ㄧㄧㄧ

雅戲

ㄧ顏氏家訓彈棋亦近世ㄧㄧ消愁釋憒時可為之

知音

劉餗隋唐嘉話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ㄧㄧ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墜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類也

刻木獺

張鷟朝野僉載郴州刺史王琚ㄧㄧ為ㄧ沉於水中取魚引首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為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浮出矣

龍躍隼飛矯無遺箭

張鷟

朝野僉載薛賫慼者善投壺｜｜｜｜｜｜｜｜置壺於背後却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花師柳宗元龍城録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鬬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內人皆呼為｜｜亦幻世之絕藝也

紙蛺蝶馮翊桂苑叢談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術或人名飲若遂合意則索｜剪｜｜三二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

蠅虎對陣段成式酉陽雜俎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倚公見待之厚今為一設遂詣曽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

有丨丨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為二隊如丨丨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衝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覩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潜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趯鞠高及半塔 段成式酉陽雜俎張芬曾為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磑嘗於福感寺丨丨丨丨丨

擊錢擲豆 段成式酉陽雜俎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丨丨丨丨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墻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丨丨貫於刺上百不差一

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 段成式酉陽雜俎舊記藏彄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彄成式嘗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知映言但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彄與張又新

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踶注之必中張遂寘鈎於巾㡌中旻曰晝張空拳左有頃眼釣在張君幞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遺胡越異辨則相授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透劍門

趙璘因話錄軍中有｜｜｜伎大燕日庭中設幄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為榱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錚馬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宣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饗軍則為之所獲賞止於三數疋帛而已

雕木作鸞鶴鵶鵲凌雲奮飛

蘇鶚杜陽雜編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戾置於腹內發之則｜｜｜｜｜可高三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猫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覩而悅之

蠅虎舞凉州

蘇鶚杜陽雜編韓志和雕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繒綵謂之

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伎何試為我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子數不啻一二百馬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為五隊令|||上令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婉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鷂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即賜以雜綵銀椀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半僊戲

王仁裕開天遺事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之|

射粉團

王仁裕開天遺事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盤中||中者得食蓋

粉圜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於此戲

精審者為右偶中者為下

司馬光投壺新格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使夫用機僥倖者無所措其手馬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為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

偶爾中耳幾乎敗壺

邵伯温聞見前録康節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康節應聲曰｜｜｜｜｜｜坐客以為的對可謂善謔矣

八投

程大昌演繁露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服虔曰博弈經以八箭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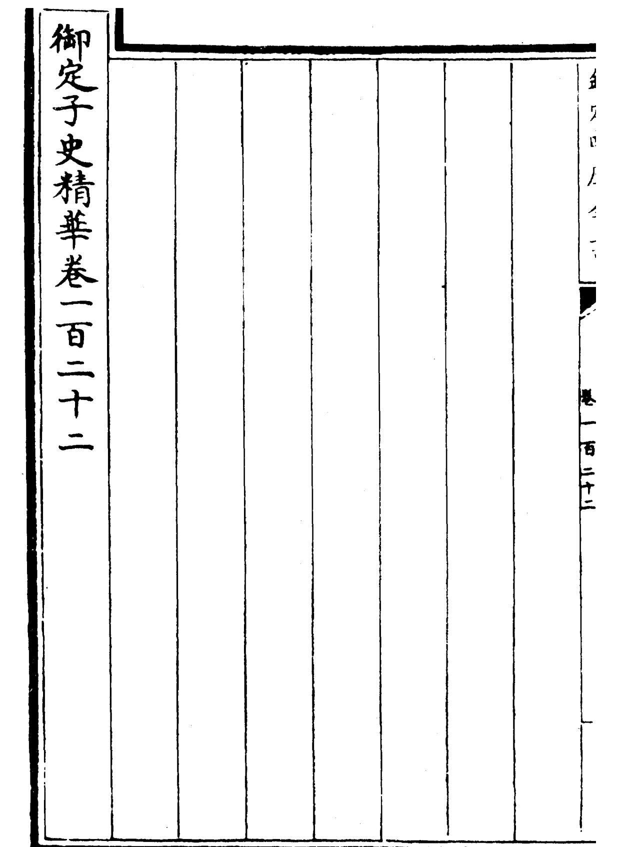
烏龜疊塔

陶宗儀輟耕録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

上疊如小塔狀謂之｜｜｜｜　又見蓄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寫太古庵一日取二鰍魚一黄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内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樂鰍法鰍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見哉

蝦蟆說法上見　鰍魚斷腰上見　絳樹兩歌黄華二牘

伊世珍瑯嬛記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又有黄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是確對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程華